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第十四回 二金仙九州遊戲 諸神女萬里逢迎

唐月君看到青州亂山之內有個大谷，形如葫蘆，四週圍皆層巒削壁，只一逕可入，口外雙峰對峙，其勢倒壓，若欲傾卸者，人都叫做卸石寨，內藏九仙台、水簾洞諸勝，寬圓約數十里，心甚愛之。鮑師曰：「此地可以立基。但今者名聲太震，運會尚早。且遨遊於三山五嶽，猝然回來，做一鳴驚人的事業，何如？」月君曰：「旨哉是言。」遂同了鮑姥，半雲半霧，乘著月色，自青齊而先下淮陰。漂母聞知，與露筋娘娘前來請見。月君謂漂母曰：「一飯之恩，人所易為，但恨無識英雄之俊眼，與施乞丐等耳。」又指露筋而謂鮑師曰：「當日我在瑤台，照見之子，剝膚之慘，恬然禁受，古今止有其一。」露筋媼答曰：「那時心如寒鐵，竟不知肌膚之糜爛也。」鮑母請：「贈之以詩，慰彼俠母貞姬，何如？」月君欣然題曰：

人間有羅帳，誰敢覆貞娘。
一夜軀完玉，千秋蚊亦香。

右贈露筋妹

赤帝山河沒，王孫恩怨消。
只留漂母在，終古奠蘭椒。

右贈漂母

二女靈再拜接受，各請到祠內暫息。

隨抵廣陵，鮑姑指曰：「此隋帝瓊花觀也，宜有詩以志之。」

月君口占云：

紅粉三千翠袖回，竹西歌吹舊亭台。
君王去後瓊花死，廿四橋邊月自來。

月君又見一座梵刹，規模宏敞，與他寺異，因問鮑師。對曰：「古隋宮也，今為禪智寺。地占蜀岡，所以愈見崇高。」即按落雲頭，竟到法堂。一盞香燈，光熒熒如在碧琉璃界。乃題一律於素壁上云：

香剎蒼涼燈未昏，蜀岡應有杜鵑魂。
梵聲消盡笙歌怨，月色留將粉黛痕。
花鳥至今思帝宅，江山終古識空門。
可憐簫后偷生去，誰向雷塘奠一尊？

題畢，隨向金山、焦山遊覽一番。在寶塔上題七言絕句云：

月華西逝浪歸東，夜半雲消秋漢空。
一片玻璃無底鏡，兩峰削翠在其中。

又遍歷江畔諸山，始至金陵。鮑師曰：「虎踞龍蟠，王氣微矣。」月君曰：「江氣厚而山氣薄，所以六朝柔弱，非大一統所都也。」

行次吳門，有上方山太媽與華光二女神來謁。鮑師曰：「汝等已皈南海，何尚血食人間？且縱爾子貪財好色，淫人婦女，頗為不端。」二神局踞前對曰：「我子五人，各率神兵，助高皇帝破楚，厥功莫大。故敕諭曰：『江以東子女玉帛，唯君有之。』非敢逞其私欲也。」鮑師曰：「豈無狄梁公者其人哉！」揮之使退。遂游姑胥之西山，見響屨廊空，彩香逕沒。月君笑道：「從來帝王之力，不能庇一愛妃，豈獨夫差。」遂返震澤，題詩於縹緲峰：

蒼蒼七十二芙蓉，開向空波上下同；
誰見仙姝吹鐵笛，危峰影裡月明中。

月君愛七十二峰之勝，曰：「此天子之大瀛台也。」淹留數日，方適浙東。

入臨安，過紫陽洞天，笑曰：「此豈仙客所居耶？」渡江到會稽，看禹穴，登梅梁殿，謂鮑師曰：「禹王明德，俎豆若此夫！」至山陰，玩蘭亭、曲水諸勝，曰：「悠哉，此右軍之遺蹟。」然後之台州，登赤城、玉霄、天姥諸峰。又度石梁，俯瞰洞中，水聲瀉瀉，如雷霆激裂。飛身直下，見一老僧，入定在石牀上，傍一小衲誦《法華經》，人至其前，不睹不聞。遂與鮑師攜手而出，口占一絕，以指甲划於洞口壁上。字跡深入寸許，至今宛如新也。詩云：

石如半月跨天台，千仞危溪劍戟開。
無數雷聲喧襪底，一雙人影過橋來。

在天台山諸洞天游遍，尋不見桃花古洞。月君笑曰：「倘若劉郎再來，則如何之？」言未畢，忽一垂鬟小姝，趨而至前曰：「二仙師有請。」乃沿著澗水而行。行到盡處，則水從洞口噴出。小鬟摘一桃葉，投之於水曰：「請二師登舟。」鮑師與月君曰：「好相戲！」遂躍入葉之中央。小鬟站在葉尖，呼陣香風，逆流吹上。進得洞內，二女早出花間，含笑相迎矣。引過小轎，遙見亭台幽邃，別有天地。小鬟進松露飲與胡麻飯，留再宿始別。二女吟曰：

浩劫人無到，桃花豈有因。
天邊雲共雨，不染洞中春。

月君信口次韻曰：

漫說桃花片，曾無仙子因。
瑤台偏有客，來看洞中春。

二女撫掌大笑，導月君與鮑姑至一峭壁，高有萬仞，仰見天光，若在井中。二女曰：「從此出去甚便。」遂各分手。

飛身而出，卻在曹娥江畔，已有旌節來迎。鮑師視之，一女神冠履服飾，有似后妃，乃孝女曹娥也。見了二仙師，即下拜曰：「奉上帝敕封貞孝少君，督察水府及人間功過。聞太陰君駕臨，特齋心敬迓。欲求聖制碑文一章，光耀幽顯。」月君曰：「蔡邕所題在前，恐難續貂，如何？」曹娥固請，月君乃作數韻付之。文曰：

志貫金石，何況潮水；德動天地，何況人鬼！
孝女曹娥，傷如之何！海枯岳碎，寸心不磨。
帝封少君，彰善瘴惡。造化威權，畀爾賞罰。
雲旗翕翕，絳節央央。惟誠斯格，降福攸康。

曹娥再拜，送至錢塘方別。

月君迤邐來到桐廬，登嚴子陵釣台，曰：「千古一高人也。」題二句於壁間：

掉頭豈為耽江海，加足何心傲帝王。

遂抵金華。上括蒼，看石門瀑布，曰：「青田先生之精靈，其在斯乎？」至於雁蕩，謂鮑師曰：「自山左至此，此山奇奧秀拔，有七十七峰，森然乾霄，而皆隱於岩谷之中，外觀若無所見。謝靈運守於茲土，癖好山水，猶且失之，能不為山靈稱憾！」又見一峰曰玉甌，頂平而圓，色潤而潔，極為可愛，因摩其頂而題五律一章云：

拂衣來雁蕩，霞彩碧空流。我有孤懷月，高懸萬古秋。
懸崖手再撒，削壁跡雙留。歌斷思仙曲，因風到十洲。

又歷大小龍湫，見飛流而下有三千餘尺，曰：「如此奇景，惜在海涯，猶之乎國土生於僻隅耳！」遂渡海至閩之武夷山。山有一帶削壁，橫亘者幾十尋，峻險插天，猿狖莫能攀也。月君折竹枝為筆，騰身半空，揮四句於壁上。每字圍方尺餘，若龍跳天門，過此者稱為仙筆。詩云：

削石千尋翠萬重，洞門深鎖幾芙蓉。
山靈自是仙家物，不許凡人住一峰。

題畢，請鮑師亦留一首。鮑姑曰：「仙子之詩，佳者許飛瓊與樊夫人，今得月君而成鼎立。我於斯道未精，豈可貽笑。」

月君曰：「豈有為師者在弟子面前謙遜的理？」鮑姑乃書一絕云：

武彝仙翁何處去？峭壁萬丈插空天。
我來策杖明月下，微聞鶴唳出松煙。

月君道：「一氣渾成，天然標格，仙家之老杜也。」乃遍尋玉華、仙掌、天柱、七台諸名勝。俯見九龍灘水，曰：「人乘山川之氣以生，此地當出龍陽君。」鮑師笑曰：「自古有之，於今為盛。」遵海一望，曰：「累累然若黍米者，其海島諸國與？」

鮑姑曰：「海包乎地，中國亦海中一大島也。鄒衍謂九州之外復有九州，裨海之外又有大海。是應指大島外之海謂之裨海，海中之小島，謂之九州耳。若至瀕洞無涯之極處，則已無底，又豈有島乎？」月君曰：「鄒衍之說，勝於管窺者多矣！」

遂御風而飛至匡山。鮑師曰：「宋祚絕於此處，海外僻遠，從無憑弔者，宜有詩以悼之。」月君題曰：

匡山猶講學，中國已無家。子母為魚鱉，君臣葬海沙。
事由誅岳始，源豈滅遼差。辛苦文丞相，戎衣五載賒。

又自瓊、雷而達嶺南，覽祝融之墟，循尉佗之跡，周流五嶺，乃憩羅福幽香杪，正梅花欲綻之候。鮑師指一株老梅謂月君曰：「梅花百萬株，皆從此株創始，乃神物也。」月君視之，其形若老龍湧地而出，其根如千百蛟螭，互相糾錯；其枝幹多拳曲倒垂，有若攫拿之狀；皮膚斑剝，紋如黝漆，半為苔蘚所蝕；其柯本脫皮有三尺許，潤潔異常。謂鮑姑曰：「此待我來題詩也。」乃以衣帶蘸硃砂，揮一絕云：

露雕紅蕊堪為珮，風剪青霞好作裳。
何事千年冰雪操，頓教一夕嫁仙郎。

當晚與鮑姑同坐樹下，月君曰：「古來高人逸士，或游五嶽，或泛五湖，嘯月吟風，亦仙流也，何必求海上三山哉？」

只見一絕色女子，帶著個青鬟，微步而來，向月君與鮑姑斂袂再拜曰：「妾意太陰娘娘到此，必為我表揚清操，何斯反加瑕玷耶？」月君問：「子非與師雄相會者與？」曰：「然也。妾乃梅花孕結之精英，妾在則花榮，妾去則花萎，與梅花為一體，非山妖木怪憑附於物者比也。偶爾步月，邂逅趙郎，同酌花露，令翠羽歌以侑觴，因此子有仙骨之故；在妾有形無質，豈有男女交合之事耶？可奈世人形之篇詠，不惟玷妾，實玷梅花，掬西江之水而不能洗者。千百年於茲矣。」月君又問：「子言為梅花之精英，何以吳中玄墓，梅亦甚繁，而獨無精也？」對曰：「玄墓之花，喪其天者也。大抵人以結子之利，故到處種植，略至結子稀疏，或截去老枝而補接之，甚則並掘其根，另培新者，焉得有英？非若此間千百年無人彩折，自然而全其天者也。」鮑師曰：「此至理也。月君可另作一首，為梅花生色，為之子完名，毋使人致疑於冰雪也。」月君一想，於下兩句改數字云：煉出千年冰雪操，不妨月夜會仙郎。

梅花女子大喜，再拜謝曰：「山中花釀，不堪小酌，倘蒙垂鑒，當令攜來。」言未畢，又一青鬟，攜酒一尊，朱盒一枚，冉冉而至。盒中果四品，荔枝、圓榛、松子，皆新鮮者。鮑師曰：「非其時，何以有此？」曰：「妾於鮮時摘來，剖新篁而貯之節中，可歷年不壞。」月君嘗其酒，香而清冽，問：「何所釀？」

曰：「梅花之蕊和松子釀成。」又問：「二青鬟何處得來？」曰：「此千年翠羽，亦得花之精氣者。」

笑談之頃，不覺斜月東升，花影滿衣。坐至將旦，方別了梅花女，宛延而下巔關。見章、貢二水交流，曰：「此邦女風無節烈。」過滕王閣，曰：「何俗也。」不登而去。之匡廬，觀五老、雙劍諸峰，雲屏、玉簾諸瀑布，曰：「山雖佳，不免有和尚氣。」俄聞笑聲漸近，則大姑、小姑姊妹來迎，邀登小孤山之八卦亭。天光若翠，月華如霰，萬里江濤，橫絕南北。大姑吹玉笛，小姑歌以和之，其聲清激。潛蛟躍乎波間，老鶴翔於松杪。歌竟，大姑亦止笛而言曰：「妾家姊妹二山，曰大孤、小孤，適與彭郎山鼎峙西江。蠢夫謂妾嫁於彭郎，編造俚曲唱於澤畔，良為可惱。請太陰君一詩，喚醒世人。」月君不辭，援筆題示曰：

大姑神女小姑仙，漫說彭郎舊有緣。

昨夜月中吹玉笛，一聲裂碎石彭巔。

忽聽得對顧山頭，聲如霹靂，裂為兩半，漁舟客舸皆驚起，從此俚歌遂絕。二神女大喜，送至黃梅而別。

鮑師與月君沿著江山，至於武昌，登黃鶴樓，度漢口，上晴川閣。曰：「江山大觀也，宜仙翁馭鶴至此乎？」去而循漢皋，見兩美人浴於清川，衣履掛於最高松枝。月君令鶴銜去。

二女羞恚，不能出水，乃相謂曰：「凡夫豈能及此，殆有神人相戲與？」月君應聲曰：「豈曰無之？」二女曰：「妾等裸體，寧能接駕？伏惟太陰君原有。」月君曰：「倘是鄭交甫，則如之何？」二女曰：「若彼狂童，珮且不能得，況衣履耶？」月君令鶴銜還，二女忽不見。鮑姑曰：「想著了惱，避人水中矣。」月君大笑。

抵湘江，遙見神女數十，金翠翠旗，引導而來，則湘中二娥、女英也。二神女亦在其中，前趨稽首曰：「妾等因湘皇以謝罪。」月君曰：「幸二神無介懷。」湘君邀至水府，覺冷光逼人，清素幽潔，與廣寒無異。開雲母之屏，設玳瑁之宴。

月君問：「世傳湘靈鼓瑟，何也？」湘夫人曰：「有侍女瑟瑟，頗善此技，偶向波間調軫，為錢起夢中聞之耳。」遂命瑟瑟至前，試鼓一曲。月君曰：「清以婉，淡而逸，其素女之流亞乎！」作詞一闋以贈之：

風肅肅，雨霏霏，瑟瑟調來今古希塵外仙姝神欲動，水中帝女色俱飛。

湘君曰：「予聞太陰君少時，曾詠湘竹，亦是此調。」月君大驚。鮑師曰：「幽明一理，天人一致。吟於蒲台，已聞於湘水矣。」湘君曰：「帝南巡而崩，已百有十歲，予少一歲，子妹少二歲，追至湘川，自沈於此，乃詩家往往加以豔詞綺語，助其筆墨風流，冥司不肯少貸。予姊妹以肇端於屈平之寄托，所以概置勿論。」月君曰：「風雅狂生，不可一世，我輩猶不加宥而誰有之？若責之以義，彼亦將神仙為忌才也。」眾神女皆大笑。隨辭出水府，湘君等欲送，鮑師固止之。

乃至洞庭湖，見君山如一翠髻，浮於水面，微風不動，皎月初升，恍若水精世界。月君吟詩曰：

蛟龍何處且潛靈，應是沈冥醉未醒。

清鏡一規九萬頃，中央湧出佛頭青。

吟甫畢，狂風捲地，駭浪拍天。月君與鮑師隱於雲端，遙見一妙年龍女，引數個垂鬟，踏浪而來，大叫：「恩師何在？」

鮑姑視之，乃當日以仙艾授於王煒，得入龍宮，醫好其女，龍君遂以妻之。是在粵南之事，今卻在洞庭湖中，未知其由。隨應曰：「龍女猶能念及我哉？」龍女曰：「何意數百年不得見恩師之面！」固邀入水府。鮑姑曰：「不如君山頂之佳也。」於是同躡山頂。頃刻設席，珍羞充仞。

鮑師問：「何以移居於此？」曰：「分藩於洞庭湖，洞庭君即王郎也。」鮑師：「安在？」曰：「為射陽君請去看壁社湖蚌珠。」月君問：「看之何意？」龍女曰：「此珠飛潛靈異，各水府所未有者。」移時宴畢，獻月君伽楠天然如意一枝，獻鮑母旃檀天然如意一枝，曰：「物雖細微，出自天工，非人力也。」早見朱旗丹旆，紫蓋黃鉞，蔽天而來，巡湖神報洞庭君駕回矣。鮑姑與月君即起告別，龍女挽留不住，跪送於道左。爰造衡山。南嶽夫人迎至朱闕，延入離光殿，小宴款待。

月君曰：「略去繁文，方是神仙之道。」夫人曰：「荊南蠻浴，大概不能知禮，妾等亦難出乎其類。」因問月君：「奉敕斬除劫數，何事閒遊？」鮑師曰：「所謂偷得浮生半日閒耳。」各拊掌而笑。又互相議論神道、仙道之分，鮑師曰：「仙屬純陽，神則純陰，然乃世間城隍土地之神也。若五嶽之神，或亦陰陽各半耶？」夫人曰：「然。龍亦純陽，而位居乎陰，故水府之神亦陰陽相半耳。」月君離席，佇立露台，見回雁一峰，正當殿背，笑謂夫人曰：「言別於此峰可乎？」遂齊飛至峰頂。熊湘蠻JY溪峒之勝，盡在掌中，月君曰：「觀止矣。」

別過夫人，竟適粵西。覺山川毒氣，彌瀾漫漫，若火蒸者然。月君曰：「冰中有蠶，雪中有蛆，毒氣中乃能生人耶？」

鮑師曰：「蠶生於冰，蛆生於雪，皆為貴物。若人生於毒氣中，則賤一等。」即欲去之。顧見一石峰，明潔如玉，宛如女子之形，眉彎兩道，髻縮一窩，素手半垂，玉指微露，雖畫工亦所不及。視其髮際，有硃砂篆三字，曰「石丫頭。」月君笑曰：「既係丫頭，曷不嫁人？」石應聲曰：「煩二仙為我通媒也。」

月君大驚曰：「石言於晉，師曠謂石不能言，蓋有憑耳。此殆有憑附者與？」鮑師曰：「否，乃其自言也。我游粵南時，已久知之。」石朗言曰：「既已久知，請贈一詩，不杜駕臨。」鮑師請月君贈之。月君曰：「我於此有未明，無處落想。請師太太贈以片言，為彼光寵。」鮑師即題石背云：

枉教人喚石丫頭，何不芳年便嫁休？

只為良媒無處覓，甘心獨立萬千秋。

那石朗聲謝曰：「近有官宦竟要將我移去，得此詩，可以止其邪念矣。並請落了款，留個聖跡。」鮑姑就添注「西池仙子鮑某題」。月君再視其容，若含笑者然。

遂取路都勻而造雲南，曰：「黔為滇之喉吭，尚少一鎮以撫之。」迨六詔洞山，約略歷遍，省君謂鮑姑曰：「滇之山，其脈散漫而無靈穴，氣則疏濁而不蔚秀，非產人材處也。」鮑師曰：「萬國水皆順流，唯滇之水則倒行，斯亦奇事，足征此邦之易叛。」月君曰：「我正惡此。」因吟一絕云：

此水何為獨倒行？朝宗無路更無情。

藩王要竊皇王命，人意能違天道行。

鮑師大笑曰：「此詩可移贈燕王。」

即渡瀘水，至於蜀中，登峨嵋之巔。時方暮春，霞珠撲面，勁於鐵粒，剛風剪衣，利若鋒刃。月君曰：「凡人奈何？」鮑師曰：「凡人豈能當此？或三伏時備重裘而登，然亦不能過宿也。」月君曰：「我視峨嵋之高，約一百二十餘里，更有高於此山者乎？」鮑姑曰：「無之。惟崑崙與姑射又高，乃仙山也。」

月君曰：「山之至高者曰岳，何以峨嵋不稱為岳耶？」鮑姑曰：「岳者，五方五帝所居，歷代天子多有祀典。若峨嵋，不但天子不能祀，即神亦不能居也。譬如高才博學之士，人不能測其涯岸，難以相親，皆掉臂去之耳。」月君大笑。其山巔之正南，有石如鏡面，大可畝許，其前有大壑，壑之外有石壁，壁上鑿有「峨嵋洞天」四大字，橫徑皆丈餘，旁注曰「坡仙筆」。鮑姑曰：「當日東坡書此，原有徑路可至壁前。迨後百年，有應龍出於石中，裂成為壑，今內遺有龍種。世人妄謂東坡騰空而書，豈鑿石匠工亦能騰空者耶？」月君曰：「有道者與世人言，猶之乎向螻蛄而說鯤鵬，對蜉蝣而談蛟龍也。」俯視壑內，有小龍，錦鱗朱鬣，長止數寸，形如四足蛇，而具五爪，游泳跳躍，其首宛然龍也。又至一峻坂，斜側不能步。二仙各離坂尺許，踏空而行。行經三折，見一石洞，洞中坐一老僧，赤身跣足，遍體皆纏藤蘿。忽聞樹震山鳴，腥風捲至，則兩隻猛虎逡撲二仙。月君以手指之，虎遂伏而不動。問鮑姑曰：「此何僧也？」鮑姑曰：「我亦不能知。大約已證正果，恐凡人傷其肌骨，故留虎以守之耳。此豈可無詩耶？」月君乃題於洞壁曰：

何日空岩下，跏趺入定真。藤蘿纏瘦骨，虎豹護枯身。

應入無生路，常為不滅人。茫茫堯甲子，天地幾回春？

隨離了峨嵋，來向成都，覽永安宮之遺址與浣花草堂之故跡，渡濯錦江，登劍閣。回望蜀中，真一萬里石穴，關口僅容方軌，設在千尋峭壁之間，一夫守之，萬夫莫能上也。月君因口占五律一首云：

劍閣千夫御，陰平一旅過。可憐漢統係，才得蜀山河。

遡婦心難泯，謾孫淚不磨。從來佞臣舌，覆國勝矛戈。

出了劍關，由棧道至秦中。先循邊塞而行，月君請至西極一登崑崙，鮑姑曰：「此上真休浣處也。」又請游姑射，鮑姑曰：「神人藐姑乃男子身，既無正事，何得遠謁！詩家誤於『姑』字，多用到美人身上去，真夢中語耳！」月君曰：「微師言，我亦道是神女。」又請教：「無缺於西北，則崑崙之外果五天乎？」

鮑師曰：「地陷於東南，指海而言也；天缺於西北，謂日月光所弗及，非無天也。故《山海經》言『有燭龍銜珠以照幽谷』。」

月君曰：「有人乎？」曰：「但有奇形異狀之禽獸。若並禽獸無之，則燭龍亦可不照。」月君曰：「師乃仙子中之張華也。」

遂游二華。月君指玉女峰曰：「此石稱玉女乎？」因題云：

誰與錫嘉名？得向雲霄立！

偶有玉女過，笑雲不我識。

鮑姑曰：「此峰擅名已久，何以貶之？」曰：「為其不及石丫頭也。丫頭肌理縝密，玉女則粗而有筋；丫頭眉目如畫，玉女不過略似人形；丫頭娉婷有致，玉女身材太覺笨重；玉女叩之默然，丫頭則應答如響。如此玉女，何異於享大名而寡於學問者乎？世人之分美惡以耳，我則以目，焉不貶諸？」

離了二華，道終南，相近乾陵。鮑師曰：「則天在其中，最能纏人，宜亟行也。」已逾百里，忽見月光慘淡，霧氣飛揚，隱隱有美女十人前導，喝曰：「大周武皇帝駕到，速來迎接！」

月君視之，一垂老婦人，並無冠帔，頭挽盤龍肉髻，身披團鳳單衫，紫練花裙，舊綾繡襪，佇立濃霧之內。傳諭曰：「嫦娥為月殿之主，鮑姑乃瑤池之客，與朕並無統屬，可請至行宮，以賓禮相見。」即回身先去。十個美人簇擁著鮑師、月君而行，至一古廟。廟內齊整整整塑著那十個美人的形容。月君心以為怪。那時武后降階迎人，先向月君賀喜，又向鮑姑敘舊。月君曰：「師與后是故交乎？」鮑師曰：「后本大羅天女，所以識面。」

武后曰：「朕福運未艾，奈上帝苛刻，不令轉世再登皇極，又不許仍歸天女之班，以致沉淪於此。又自巢賊發掘寢宮，冠履珠玉皆被竊去，幾致不可見客。望太陰主救援則個！」月君曰：「事由上帝，未敢與聞。」武后曰：「不然。朕是個女英雄，爾亦是女英雄，英雄惜英雄，湯火有所不顧，何其儒也！」鮑師道：「且請教授手之法。」武后曰：「朕今為上帝所棄，意欲歸於魔道，出世橫行一番，以暢前生未了之志。但要太陰主與掌教者一言耳。」月君曰：「餘與剎魔從未謀面，小仙避魔如仇，豈能為後作緣？」說畢，即欲起身。武后勃然變色，謂鮑姑曰：「朕淪落千年，今日尋得一個對手！請問嫦娥，奉命殺伐中原，因何夤夜到此，倩朕去暗中行事？我今首與上帝，爾等皆係明證！」十美人嚷曰：「我等皆所目擊！」月君忍不住，把袖中手巾一幅，向著十女拋去，盡裹在內，藏於袖中，拉鮑姑道：「我們去休！」

武后大怒，向空指手划腳，只見鏡飯大小的冰雹，無數打將下來，月君又取手帕一方，拋向空中，卻像似片大石板，冰雹乒乒都打在石板上，一塊也不得下來，武后就脫下裙子，也要來裹月君。鮑姑一手接住道：「請各收了神通，我有道理。」

武后巴不能個解紛，就道：「願聞仙師尊命。」鮑姑道：「且俟太陰相會剎魔時，我勸他一說，何如？」武后道：「如果未

會，太陰主身邊玉璽，印與一顆，就是用情了。」鮑姥勸月君道：「今日之會，良非偶爾。天后得印而有遭逢，何莫非太陰主提攜之力？人天路上，豈無再會之日乎？」月君道：「可笑他不好好相商，要同我去見上帝，這不是個女光棍圖賴人麼？難道我怕他不成！」

武后見有允意，斂手再拜曰：「適聞唐突，幸勿介懷。」月君也是好勝的，見他屈膝來求，就一手扶住道：「我何惜印文哉！」但看不得你把這個死皇帝嚇人耳。」武后笑嘻嘻的，取出一幅舊素綾來遞與鮑師。鮑師在月君臂上解下玉璽，武后即將綾兒覆在印文上，手按一按，已是清清楚楚的「玉虛敕掌殺伐九天雷霆法主太陰元君」十六個字。武后隨收入袖中。又懇月君放還美人。月君道：「這十個是何妖婦？說得明白，才放還你。」武后直說道：「這是杜拾遺廟，後來坍塌了，人誤為杜十姨，就塑下十個美人。便有十個姓杜的女人，占住此廟。為首的杜撰夫人，次是杜韋娘，在此作禍作福，圖些血食，恐怕弄出事來，投托在朕之駕下。前有兩個書生，知道原委，要說與地方毀他，被朕一陣冰雹打個半死，狼狽逃去。所以此祠為朕行宮也。」月君大笑道：「原來是一班鬼祟，怎麼也說到上帝前作證呢？」隨將袖子一灑，都跟踉蹌蹌的撲倒在地。二師已起向雲端，武后與美人等拜送不迭。

迤邐前行，已次妒婦津。鮑姥說：「這個妒婦，也是古今有一無二的。」忽有小舟唱歌而來，歌曰：

妾心最愛美人妝，妒婦津頭一棹行。

若使有緣來渡此，風恬浪靜水生香。

月君道：「這個婦人能與妒婦相抗，是個奇的了。我們渡他的船罷。」早見他攏向岸邊。才上得去，那婦用篙一點，放到中流。陡然狂風大作，吹得那船如磨盤樣旋轉，底兒翻起向天，兩位金仙顛倒落水。就有無數捉生替死的鬼，搶近身來。

月君顯出神通，仰口向上一吹，水皆飛起，簇著兩師直上雲端。

見妒婦將次歸到祠內，口裡還說道：「且教這個嫦娥，從天河返到廣寒去罷！」月君大喝道：「潑妒婦，我要看看你的妒心！」

妒婦回頭見二仙無恙，即取身邊軍器來迎，卻是他當初燒火的鐵叉煉成氣候的。月君吐出劍氣，先要斬斷他的鐵叉。擊格一聲，動也不動；那青氣就纏住在叉上，竟有千鈞之重，舉又舉不起，舞又舞不得，急得妒婦丟了叉，駕風而逃。鮑姑早放出火鏡內千百神鳥來，蜂擁著妒婦亂啄。待要鑽下水去，無奈渾身被神鳥卷住，掙扎不得，頃刻為齏粉。那鐵叉鮑師收了。要知道鬼神是已死的魂魄，經著千萬鳥嘴一啄，散若煙塵，不可復聚。這算是真正死，比不得人死了還有個鬼在。月君向鮑姥道：「男子而妒，則天下有才者皆罹其毒；女子而妒，則天下有色者皆遭其陷。我今先滅妒婦，以儆彼妒才之男子。」便向離位上呼口氣吹去，散作萬道火光，將妒婦廟宇頃刻化為赤土。

然後度函關，來至晉中。先游五台山，見僧眾如蟻。月君曰：「有個成佛者否？」鮑姥曰：「非力不能，勢有不能也。何以故？修佛者至無生而止，不可以世數論；一到轉輪，忘卻前因矣，焉得有唐玄奘十世童身者乎？我道家性命兼修，先煉長生，道成則羽化，如其未成，猶不失為地仙，再加修煉，是個有把握的，是故佛道難而仙道易也。」

一路說說話話，已到晉南。有二少女來接，鮑姥視之，亦不知為何神。月君詢其姓氏，二女曰：「兒家姊妹姓樂，為繼母凌虐而亡，上帝以貞孝，命為太行之神，專司此間水旱疾疫。」

至宋崇寧間，邊西乏餉，兒家以一盂飯遍食三軍，遂得敕封衝淑、衝惠真人，建祠在太行山之西溪。」隨請月君、鮑姥往幸其所。見宮殿峻整，背崇巒，俯曲澗，前面與左右皆削壁千仞，逶迤環拱，而澗水噴激於下，亦勝境也。二神女復請留題，月君贈以詩曰：

煙霞深鎖殿門開，鶴唳寥天下碧苔。

萬木青含一水去，千山黛擁二仙來。

當年貞孝堪為法，終古精靈且御災。

直使鬚眉還下拜，香風日夕動崔嵬。

二女再拜稱謝，月君遂行。至一大寺，寺門題曰「古陵樓」。

鮑師曰：「其下乃石勒墓也。」月君漫題云：

今日慈王寺，千秋伯主墳。玉衣消宿莽，金磬徹空雲。

一閣千峰抱，孤城萬戶分。袖中雙劍氣，談笑掃塵氛。

又至黃圍洞，見瀑布衝出山口，冒去數丈，其下行人仰視，若張素幔。月君曰：「可惜奇景都為俗人草草看過。」不匝月，尋遍太行諸勝。即從星軺下九坂，已入河南界內。

先游洛川，慮妃迎入水宮。龍鱗為瓦，蛟綃為幄，玳瑁為牀，水精為簾，窗格悉琢珊瑚，門楣皆飾珠翠，鮮華藻豔，炫心奪目。列青玉之案，設沉香之椅，虬脯鸞營，脰唇麟髓，奇香珍品，無所不備。小鬟獻酒，月君嘗之曰：「何鮮也！」警妃曰：「此蝦蟇釀成者。」月君曰：「水府繁華，迴勝仙家。」

鮑姥曰：「妃，帝女也，爵在湘君之上。乃無知曹植，輒作冶詞以擬阿甄，獲罪於天矣。」警妃曰：「我已行檄冥司，索二人魂魄來此，完其志願，亦善處之法也。」即令小鬟呼令前來。

月君見陳王與甄后攜手至階，再拜而立，窺其情狀，異常篤愛。

月君曰：「一念之差，千劫不返。請鮑師開諭之。」說偈曰：

樹有相思花，水有比目魚。冥冥雙幽魂，交合在清渠。可憐八斗才，升合已無餘。咄！速脫情緣縛，隨我凌空虛。

陳王與甄后聽畢，心皆不懌，相依相偎的去了。月君信口吟曰：

忽見雙魂笑，還思半面啼。人間為叔嫂，地下作夫妻。

孽債三生障，情緣萬劫迷。如來空棒喝，磷火夜凄凄。

月君與鮑師辭別警妃，前往嵩岳。尚距百里，見四個美鬟，捧著冠帶前來叩接。致詞曰：「嵩岳娘娘敬遣賤婢子銜命：猥以嫁女，弗獲祇迎。又恐褻瀆，不敢遠邀聖駕，幸惟諒跡原心，賜之矜宥。齎獻微儀二色，聊申登極之賀。伏冀不加訶斥，寡小君幸甚！」月君聽其詞令和婉，聲音清脆，視其姿色，明媚絕倫，乃詢其名字。答曰：「月黛、雲絲、小紅紅、小素素。」月君謂鮑師曰：「使乎！使乎！」視其所送之冠，則前後十二珠旒，沖天鳳翅，紫金造成的。其帶則是九龍吐珠，羊脂漢玉碾就的，帶鉤是蟠螭二條，互相銜結，四睛四唇皆朱色，條血侵而成，約值數萬金。月君固辭不受。四鬟曰：「聖后見棄如此，寡小君何以容足？」鮑姑曰：「詞云賀登極，於禮宜受。」月君方收下，隨摘鸞絲上夜明珠四顆，各與一枚。

四鬟叩首謝去。月君曰：「我有未解：何以嵩岳恭敬若斯也？」

鮑師曰：「此易明耳。汝掌中原劫數，嵩岳正屬統轄，安得不小心盡禮？衡岳亦聲號所及，所以設宴交歡。至於西嶽，則絕無干涉。猶之乎遠省上司，經臨地方，聽其來去，不出迎送，無奈彼何。」月君笑道：「若然，則鬼神亦不免於勢利也。」

鮑姥見黃河奔湍，比駕雲還快，遂與月君同立於波濤之上，順流至於汴梁。月君曰：「去年今日，正在這個地方降鹿怪哩。」

顧見「萬壽仙院」改為「三聖殿」，各塑有法身，彷彿二師與月君的相貌。鮑師曰：「無相無無相，才是真相。如今有相有有相，乃是假相。」兩位金仙拊掌大笑，逕返青齊。那知道山河繚邈，殊鄉無花鳥之愁；城闕荒涼，故國有滄桑之感。正是：萬里烽飛，燕孽雄師過濟上；九重火發，天狼凶宿下江南。且看下幾回敘出。

